

基于文化空间价值的珠海古驿道保护策略研究*

闫文韬¹ 李军² 蔡洪萍³

1. 珠海科技学院; 2. 珠海市香洲区文物保护协会; 3. 珠海市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DOI: 10.12238/ems.v6i6.8024

[摘要] 珠海市古驿道作为线性遗产面临着孤岛化的问题, 但是其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是保护的重要基础。本文通过分析文化空间的特征, 建立古驿道文化空间建筑评价体系, 并运用评价体系指标对驿道沿线的文化空间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 珠海市古驿道的文化空间表现除良好的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基础, 非物质文化鲜明的地域特色是古驿道保护的重要切入点, 重塑古驿道文化的完整性是古驿道保护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 珠海市古驿道; 文化空间; 保护策略

Research on the Protection Strategy of Zhuhai Ancient Post Road Based on Cultural Space Value*

Yan Wentao 1, Li Jun 2, Cai Hongping 3

1. Zhuha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 Zhuhai Xiangzhou District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Association;

3. Zhuhai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Supervision Co., Ltd

[Abstract] As a linear heritage, the ancient post road in Zhuhai City is facing the problem of islanding, but its rich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are an important basis for protection. By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al space, this paper establishes the architectural evaluation system of cultural space of ancient post road, and uses the evaluation system indicators to analyze the cultural space along the post road.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addition to good material culture and non-material culture foundation, the distinct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on-material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entry point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ancient post road, and reshap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ancient post road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protect the ancient post road.

[Keywords] Zhuhai ancient post Road; Cultural space; Protection strategy

线性文化遗产近年来在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逐渐引起重视。中国作为文明古国有悠久的历史, 拥有丰富的线性文化遗产资源。线性文化遗产特别是大型线性文化遗产的保护在当前城市化加速发展和大规模城乡建设过程中面临着日益沉重的压力和不容错过的机遇。南粤古驿道是中国古代岭南地区对外交流的重要通道, 是岭南地区的军事之路、商旅之路, 也是民族迁徙、文化融合之路, 更是广东历史发展的重要缩影和文化脉络。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背景下如何平衡南粤古驿道的保护与发展就是当下面临的重要课题。

2019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与文物局联合印发的《长城保护总体规划》, 以及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 为大型线性遗产的保护及传承提供了宏观领域的政策思路及理论导向。两份文件将文化遗产作为保护与传承的重点, 突出了文化在线性遗产中的引领性。^[1]在《规划纲要》中把文化作为遗产规划与保护的纽带, 借助文化推动有关地区的协调发展, 在空间层面对遗产和文化做进一步的保护和利用, 这凸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线性遗产保

护中日益凸显的作用。文化空间作为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的纽带,是线性遗产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本文将以珠海市古驿道文化空间为例,分析其文化空间特征与文化空间的评价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对珠海市古驿道保护提出对应策略。

1. 珠海市古驿道文化空间的特征

1.1 文化空间的概念与特征

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采纳了“文化空间”这一概念,将其作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手段。随着一系列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官方文件的发布,文化空间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同时,也被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类型。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申报书编写指南》将文化空间阐述为:“文化空间可确定为民间或传统文化活动的集中地域,但也可确定为具有周期性或事件性的特定时间;这种具有时间和实体的空间之所以能存在,是因为它是文化表现活动的传统表现场所”^[2]这个概念首先突出文化空间时间维度的规律性,其次解释了空间维度上文化活动自身惯例与空间场所之间的相互影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办事处的文化项目官员埃蒙德·木卡拉则直接把具有传统文化活动的物理空间认定为文化空间,即“文化空间指的就是某个民间或者传统文化活动集中的地区,或某种特定的、定期的文化事件所选定的时间。”^[3]

国内对文化空间的理解与木卡拉的观点较为相似,更强调其空间的物理性,2005年颁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中将文化空间表述为:“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空间性和时间性。”另外,伴随国家文物保护工作持续推动以空间作为载体的文化资源区域性整合,以及集中保护利用,衍生出与“文化空间”相类似的“历史文化资源”概念性表述。2020年,自然资源部印发的《省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指南(试行)》中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视作一种历史文化资源。这实际强调的是一定国土空间范围内包含的各类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物质遗存以及与非物质遗存相关联的场所。^[4]

文化空间概念自列斐伏尔提出,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过程中的二次概念化,不仅明确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的时空二元性,同时也指明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理空间或者地理空间上的联系。文化空间提供的相对固定的传统建筑环境为传统文化的代际传承提供了记忆性的空间场所,非物质文化以锚固的形式与物质文化资源产生了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所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会表现出空间主题的传承性、文化活动的周期性,以及空间场所的地域性等

特征。^[5]

1.2 珠海市古驿道文化空间特征

珠海市全市现有非物质文化遗产58处,分布在古驿道沿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共有17处,以传统技艺、传统医药和民俗为主要类型。(表1)

表1 珠海市驿道沿线非物质文化遗产
Table 1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long historical Trail in Zhuhai

类别	项目序号	编号	名称	级别	批次	项目所在区划	是否依托场所
传统音乐	11	II	沙田民歌	省级	第一批	香洲区(南屏镇)	需依托
传统舞蹈	5	III-35	前山凤鸡舞	省级	第五批	香洲区(南溪、前山、造贝)	部分依托
传统戏剧	2	IV	粤剧	市级	第五批	香洲区	部分依托
传统体育 游艺与杂技	1	VI	造贝林九棍	市级	第十一批	香洲区(造贝)	部分依托
	55	VII-92	古琴斫技艺 (大体弦古琴斫造工艺)	省级	第八批	香洲区	不需依托
传统技艺	2	VIII	湾仔官酿梅子酒 酿造技艺	市级	第十一批	香洲区	不需依托
	1	VIII	淇澳银虾膏	市级	第七批	高新区(唐家湾镇淇澳岛)	不需依托
	4	VIII	唐家麦记饼艺	市级	第九批	高新区(唐家湾镇唐家村)	不需依托
	9	VIII	岭南苏绣 (装裱修复)技艺	市级	第十一批	高新区	不需依托
	441	IX-2	一指神推拿	国家级	第四批	香洲区	不需依托
传统医药	27	IX-5	中医诊疗法 (孙氏跌打理筋术)	省级	第七批	香洲区	不需依托
	2	IX	药线灸疗	市级	第四批	高新区(唐家湾镇唐家村)	不需依托
	33	X-6	中秋对歌会	省级	第四批	高新区(唐家湾镇鸡山村)	需依托
	28	X-15	淇澳端午祈福巡游	省级	第六批	高新区(唐家湾镇淇澳岛)	需依托
民俗	6	X	唐家湾茶果	市级	第三批	高新区(唐家湾镇唐家村)	不需依托
	1	X	金花诞	市级	第五批	高新区(唐家湾镇唐家村)	需依托
	8	X	唐家三庙神诞系列	市级	第十一批	高新区(唐家湾镇唐家村)	需依托

非物质文化的表现形式对文化空间的形成有重要影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代表作”的文化空间,多为口头遗产、音乐、舞蹈和民俗等类型,因为只有按传统方式在一定时间和地点举行的文化活动,才能被界定为严格意义的文化空间。珠海市驿道沿线的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遗产形式上虽然具备口头传播与展示的特征,但是由于城市建设发展和社会变迁,地理上的空间边界变得模糊甚至消失,因而失去了成为文化空间的可能。比如沙田民歌是由居住在近海沙田区域疍家居民传唱的民歌。沙田民歌展现了沙田居民婚丧、祀神和渔耕等多样的生活场景和生活习俗。现如今,沙田区域随着珠海的城市扩张已不见踪迹,疍家人的生活习惯也随之发生变化,传统的传唱空间也就不复存在。现在虽然还保留相当数量的沙田民歌作品,但是非遗传承人与演唱情景的不足,使其缺少了文化空间应该具有的传承性、事件性和空间性。

文化空间的另一个特征是空间场所内的文化聚集,这一点在珠海市唐家村(行政村)体现的较为突出。唐家村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唐家湾古镇的核心区,村落历史可追溯至北宋时期。整个村落自然环境良好,历史环境要素保存的较为完整,村中现有文保单位(含不可移动文物)34处,涵盖居住、祠堂、商业等多种类型,传统街巷2千余米,较为完整的保留了村落的整体空间格局、历史风貌和街巷肌理。^[6]村

中现有非物质文化遗产 5 处，以唐家三庙的神诞系列民俗最具代表性。每年都会在农历二月初三的文昌诞、农历四月初八的佛诞、四月十七的金花诞和六月二十四的关帝诞举行祭拜活动。围绕唐家三庙形成的传统空间，聚集了多种传统技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有又以周期性或者固定的时间展开民俗活动，从而表现出较为清晰的文化空间特征。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珠海市驿道沿线具备成为文化空间历史文化资源除上述唐家湾三庙文化空间外，鸡山村和淇澳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同样具备文化空间特征。

2. 珠海市驿道文化空间价值评价体系与影响因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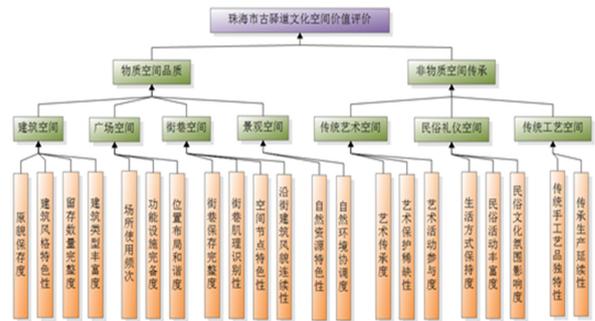
2.1 珠海市驿道文化空间价值评价体系与影响因子

在明确了珠海市驿道潜在的文化空间之后，通过对文化空间价值评价能科学有效的通过对不同文化空间典型要素的分析为后续保护制定有针对性的策略。前文已经分析过文化空间具有时空二重性，所以文化空间的评价影响因子，需要从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个方面去考虑，同时要突出文化空间主题的传承性、文化活动的周期性，以及空间场所的地域性等特征。并根据文化空间的特征与珠海市驿道历史文化资源的特点从物质空间品质、非物质空间传承两个宏观方面确定影响因子。^[7]

文化空间评价体系的确定可以参考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村）评价指标体系和传统村落评价认定指标体系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评价指标进行确定。针对珠海市古驿道文化空间特点，将评价的准则层（Bn）设为物质空间品质和非物质空间传承。物质空间品质（B1）的要素层（Cn）包括建筑空间（C1）、广场空间（C2）、街巷空间（C3）、景观空间（C4）。

结合不同物质空间的特征进一步细化要素层得到子要素集（Dn），其中建筑空间（C1）的子集要素（Dn）包括原貌保存度、建筑风格特色性、留存数量完整度、建筑类型丰富度四个要素；广场空间（C2）的子集要素（Dn）包括场所使用频次、功能设施完备度、位置布局和谐度；街巷空间（C3）的子集要素（Dn）包括街巷保存完整度、街巷肌理识别性、空间节点特色性、沿街建筑风貌连续性，景观空间（C4）的子集要素（Dn）包括自然资源特色性、自然环境协调度。

非物质空间传承（B2）要素层（Cn）包括传统艺术空间（C5）、民俗礼仪空间（C6）和传统工艺空间（C7）。根据不同非物质文化的遗产形式一步细化要素层得到子要素集（Dn），传统艺术空间（C5）的子集要素（Dn）包括艺术传承度、艺术保护稀缺性、艺术活动参与度；民俗礼仪空间（C6）的子集要素（Dn）包括生活方式保持度、民俗活动丰富度、民俗文化氛围影响度。传统工艺空间（C7）的子集要素（Dn）包括传统手工艺品独特性、传承生产延续性。（图 1. 评价因子体系）



2.2 珠海市驿道文化空间价值评价权重分析

表 2 珠海市古驿道文化空间价值评价指标权重表

A 层	B 层	权重	C 层	权重	D 层	权重
珠海市古驿道文化空间价值评价	B1 物质空间品质	0.5839	C1 建筑空间	0.2102	D1 原貌保存度	0.0843
					D2 建筑风格特色性	0.0451
					D3 留存数量完整度	0.0502
					D4 建筑类型丰富度	0.0306
			C2 广场空间	0.1191	D5 场所使用频次	0.0659
					D6 功能设施完备度	0.0397
					D7 位置布局和谐度	0.0135
			C3 街巷空间	0.1856	D8 街巷保存完整度	0.0215
					D9 街巷肌理识别性	0.0391
					D10 空间节点特色性	0.0732
					D11 沿街建筑风貌连续性	0.0518
			C4 景观空间	0.0690	D12 自然资源特色性	0.0365
					D13 自然环境协调度	0.0325

	B2 非物质空间传承	0.4161	C5 传统艺术空间	0.1282	D14 艺术传承度	0.0270
					D15 艺术保护稀缺性	0.0309
					D16 艺术活动参与度	0.0703
			C6 民俗礼仪空间	0.2065	D17 生活方式保持度	0.0355
					D18 民俗活动丰富度	0.0927
					D19 民俗文化氛围影响度	0.0783
			C7 传统工艺空间	0.0814	D20 传统手工艺品独特性	0.0543
					D21 传承生产延续性	0.0271

在确立了各层次指标后，对每个层次中的指标建立比较判断矩阵进行重要性比较，在得出各决策指标的权重后，对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最终得到珠海市文化空间保护评价指标权重，具体见表 2。

从数据分析可以看出珠海市古驿道文化空间价值评价体系中 B 层物质空间和非物质空间所占比重较为均衡，这也表明珠海市古驿道的文化空间具有良好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基础。在 C 层中建筑空间 (C1)、街巷空间 (C3) 和民俗礼仪空间 (C6) 的权重最高，这说明了珠海市古驿道的文化空间以建筑空间作为主要的文化发生场所，而民俗礼仪空间的权重最高则说明珠海市古驿道沿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民俗类遗产对文化空间的塑造更为重要。在物质空间品质的 D 层指标中原貌保存度 (D1)、场所使用频次 (D5)、空间节点特色性 (D10) 的权重最高，这说明珠海市驿道沿线的物质文化空间的传统建筑风貌保护较好，同时空间场所具有活力，这都为文化空间的保护提供了有特色的物质文化空间。在非物质空间品质的 D 层指标中艺术活动参与度 (D16) 和民俗文化氛围影响度 (D19) 两个指标的权重较高，这说明了珠海市驿道沿线的非物质文化具有较为良好的文化受众，以及较大的社会影响力。

3. 珠海市古驿道文化空间保护策略

3.1 珠海市古驿道文化空间价值

结合对珠海市古驿道沿线的实地调研与珠海市驿道文化空间价值评价体系，基本上可以看到，珠海市驿道沿线文化空间价值较高的有两处，一处是唐家三庙圣诞文化空间，一处是淇澳岛端午巡游文化空间。这两处文化空间的物质空间品质较高，举行仪式活动的建筑具有良好的历史风貌，保留的传统建筑数量较多，在历史记忆传承中的作用较为明显。唐家三庙圣诞文化空间具有完整的广场空间，(图 2. 唐家三庙前广场) 功能设施较为完备，建筑布局也较为合理，适合民俗文化活动的展开。淇澳岛端午巡游文化空间则具有较为良好的街巷景观空间，(图 3 淇澳岛街巷景观) 岛上的祖庙、东澳古庙、天后宫等几处庙宇是文化空间的重要节点。这两

处文化空间的物质空间也各自存在一定的问题，唐家三庙圣诞文化空间的街巷空间和景观空间的完整性和识别性不足，淇澳岛端午巡游文化空间的建筑风貌遭到了一定的破坏。这些都不利于文化空间的保护和发展。



图 2 唐家三庙前广场



图 3 淇澳岛街巷景观

唐家三庙圣诞文化空间和淇澳岛端午巡游文化空间的非物质文化品质较为良好，非物质文化形式较为丰富，唐家三庙圣诞文化空间有传统技艺和传统民俗非物质文化，淇澳岛端午巡游文化空间具有多项传统民俗非物质文化。另外，这两处文化空间都具有较高的艺术活动参与度、民俗活动丰富度和文化氛围的影响度。

3.2 珠海市古驿道保护策略

3.2.1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珠海市古驿道保护线索

珠海市古驿道在城市快速发展影响下，驿道遗存已变得较为分散，驿道与村落之间的共生格局也逐渐模糊，遗产边界也因城市居民的生活和生产活动受到挤压。珠海市古驿道遗产已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孤岛化现象，遗产缺乏整体性是珠海市古驿道保护中面临的主要困境。珠海市古驿道地理空间联系的逐渐减弱，并不意味着驿道沿线的时空整体性会随之减弱。相反，由于古迹、文化空间和非物质文化蕴含的社会与情感价值在时空中的接续，使得珠海市古驿道遗存具备较强的文化整体性。

珠海市古迹的存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崇宗敬祖、人伦道德、风俗教化的社会情感价值，珠海市驿道沿线以家宅和祠堂为主要类型的古迹，清晰体现了岭南血缘-宗族为特色的地域社会文化。驿路沿线经过的官塘村、唐家湾镇、会同村、南溪村、南屏村和北山村等传统村落都以宗族聚居而繁

衍, 宗祠也都是各个村落空间的主导, 维系着村落的空间秩序, 同时也为村落的社会关系、习俗活动提供了必要的存在空间。

珠海市古驿道驿道沿线的居民分享着共同的信仰和民俗, 广府地区在明清时期形成的多神系统民间信仰, 如土地神、南海神、天后、金花夫人、文武真君、玄武大帝、康真君等神明广泛分布在街巷阡陌之间。^[8]人们围绕神灵定期展开的各种民俗活动, 如舞狮、舞鸡、巡游、祭祀等跨越了地域的边界, 成了珠海市传统村落中最具代表性的社会文化活动。在线性遗产时空中, 驿道与沿线村落提供的特定自然环境和人为环境, 使人的情感与所处环境之间产生内在的共鸣, 将人、古迹和文化空间共同经历的情感、记忆和历史融为一体。

3.2.2 珠海市古驿道保护策略

珠海存续的非物质文化为古驿道的整体保护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和空间线索。文化空间具有文化整合的重要作用, 这也是应对珠海市古驿道孤岛式现象的重要方法。在保护过程中以唐家三庙神诞文化空间和淇澳岛端午巡游文化空间为模板, 对各区域的非物质文化进行整合, 形成可持续的非物质文化活动。红色文化是珠海市重要的文化基因, 在驿道沿线分布有北山杨氏大宗祠、甄贤学社旧址、容星桥故居、陈芳家宅和苏曼殊故居等等。这些文物古迹已经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文化空间和文化记忆, 但是这些文化古迹还缺乏文化的整体性和传播手段。面对具有较为良好物质文化空间的文化古迹, 对文化的传承和延续是重要的保护手段。对于非物质文化保留较为良好的驿道沿线区域, 需要持续保持非物质文化的活力, 但更为重要的是塑造物质空间的原生性和特色性, 珠海市鸡山村的中秋对歌会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广泛的市民参与, 非物质文化已经形成可持续的文化氛围, 但是鸡山村作为古村其历史风貌的原生性和完整性已经消失, 这就失去了成为文化空间最基本的物质条件, 因此在保护过程中需要以物质空间作为保护的主体, 以合理的方式重塑建筑空间、广场空间或者环境的景观空间。

珠海市古驿道的保护其实是重塑驿道遗产资源的过程, 要通过文化空间对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串联构建遗产廊道体系, 根据不同文化类型形成文化传承空间、名人名物遗产空间、文化巡礼等多样化的文化空间。^[9]同时在对古驿道遗产保护的同时, 加强社会空间保障, 引导居民认知健全和主动参与文化空间的保护与建设, 建立长效的政府监管机制, 在政策上对古驿道保护提供必要的法律依据。^[10]

4. 结语

本文分析了珠海市古驿道的文化空间特征, 并对古驿道文化空间的价值评价体系数理, 并指出珠海市古驿道文化空间价值的影响因子的具体特征。通过分析珠海市古驿道沿线可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场所, 寻找驿道沿线文化空间构成的可能性, 根据不同类型的遗产, 通过文化传承, 名人名物主题、文化巡礼等多种方式促进古驿道沿线文化空间的形成。使之能为未来古驿道保护提供一种较为可行的参考。

[参考文献]

[1] 新华社记者. 推进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人就《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答记者问[J]. 时事报告, 2019, (06): 43-45.

[2] 邹启山,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申报指南[M].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5: 2.

[3] 木卡拉.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我们的文化认同感[J]. 文明, 2003, (06): 12-13.

[4] 张能, 武廷海, 王学荣等. 中国历史文化空间重要性评价与保护研究[J]. 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 2020, 12 (01): 1-17.

[5] 萧放, 席辉. 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空间的基本特征与保护原则[J]. 文化遗产, 2022, (01): 9-16.

[6] 袁昊. 珠海市唐家湾镇历史建筑风貌研究[D]. 华南理工大学, 2012.

[7] 朱子璇. 杭州传统村落文化空间保护评价及策略研究[D]. 浙江理工大学, 2021.

[8] 陈泽鸿. 广府文化[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2: 340-360

[9] 王兴冰, 马源, 肖博鸿, 等. 佛山市不可移动文物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特征及保护建议[J]. 南方建筑, 2023, (11): 50-59.

[10] 何疏悦, 张蕊, 赵新宇, 等. 探寻大型线性遗产空间的保护与发展策略——基于美国加州国家历史游径的规划和管理研究[J]. 装饰, 2021, (08): 92-97.

*基金项目: 珠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023GJ146): 文化空间视角下的珠海古驿道保护与活化

作者简介: 闫文韬 (通讯作者), 珠海科技学院, 讲师,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博士。

李军, 珠海市香洲区文物保护协会, 高级工程师。

蔡洪萍, 珠海市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助理研究员。